



生的权利

[墨西哥]斐立斯·卡依葛耐脱著
黄兰林翻译 李冷路改写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生 的 權 利

〔墨西哥〕斐立斯·卡依葛耐脫著

黃蘭林翻譯 李冷路改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根据墨西哥同名电影改寫的。內容主要是寫一个私生子与他的生母悲欢离合的故事。它通过主人公阿尔培托的遭遇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罪恶，同时还无情地抨击了資產階級的臭名远揚的种族歧视观点。故事生动、曲折，頗能引人入胜。

生 的 權 利

[墨西哥] 斐立斯·卡依葛耐脫著
黃蘭林翻譯 李冷路改寫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

蔚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2 3/16 字數：49 000

1957年10月第1版

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6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77·635

定价(5) 0.16元

主要人物介紹

阿尔培托——他一生下來就和母親离开了，由多罗累斯扶养長大，成为一个正直无私的善良的医生。

多罗累斯——爱倫娜的保姆，是个黑人。她把一个母親所能給予兒子的偉大母爱，都无私地給了爱倫娜的兒子阿尔培托。

爱倫娜——拉腓尔的長女。她被人誘騙怀孕，又遭父親的逼害，因此非常痛恨这个虛伪的家庭，最后進了修道院。

拉腓尔——是个百万富翁。他为了虛伪的名譽，竟企圖活埋自己的外孙。

克魯門斯——拉腓尔的妻子。是个沒有主見、性情懦弱的妇女。

伊沙白尔——热情坦率的姑娘。她是拉腓尔的外孙女，后与阿尔培托相爱而結婚。

路易斯——是个中年紳士。他曾追求爱倫娜未遂。后邂逅阿尔培托，被他拾金不昧的誠实行为所感动，便資助他進医科大学深造。

目 次

主要人物介紹

一	難言的“病症”	1
二	黃昏私會	4
三	荒村別墅	7
四	一定得弄死他	10
五	愛情不能復燃	18
六	忘年之交	22
七	誰是我的父母	27
八	她的靈魂象太陽	32
九	斷絕往來	34
一〇	真情洩漏	36
一一	一見傾心	39
一二	佳鳥多河畔的風情	44
一三	探詢身世	47
一四	外界吹來的微風	48
一五	“懲罰”	51
一六	為愛情奮鬥	56
一七	母愛的溫暖	59
一八	母子團聚	61

一 难言的“病症”

在美洲古巴的聖地牙哥城，有一个百万富翁，名叫唐·拉腓尔。这个富翁的妻子叫克魯門斯，生有两个女兒。他們的長女名爱倫娜，次女叫瑪提尔达，都生得非常聪明、美丽。吃飯的时候，他們一家人总是团聚一席，顯得非常欢愉。可是，这几天情形有些兩样，爱倫娜在吃飯时常常缺席。

这天，吃早飯的时候，爱倫娜还没有到餐室來。拉腓尔正等得焦躁，一个僕人走來，向他鞠了一躬，說：“老爺，爱倫娜小姐說她还是不想吃飯。”

“还不想吃？那不去等她了，开飯吧！”

拉腓尔沒精打采地吃喝着，觉得今天的飯菜特別粗糲，难以下咽。当瑪提尔达吃好飯上学去后，拉腓尔就和他的太太一起研究爱倫娜近來的反常情况。他对妻子說：“爱倫娜近來的神情，真叫我担心。”

“我也在着急呢，不知道这孩子为什么那么反常。每次問她，她总說沒有什么事，可是說到最后总是哭，老是一个人躲在房里。”

拉腓尔覺得爱倫娜近來的神色确实有些異样，就猜測着說：“别爱上誰了！”

克魯門斯却不大相信，她說：“我想不至于。她要是爱上了誰，总得出去玩，出去赴宴会；再說來看她的，也沒有一个象她的

情人。”

拉腓尔却有不同想法，他認為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齡，是應該嚴加管教的，因此就叮囑他的妻子說：“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你該好好注意这个孩子。”

当他們正在餐室里嘮嘮叨叨地交談着的时候，爱倫娜却在臥室里抽抽搭搭地哭泣。多罗累斯是爱倫娜的保姆，她看見爱倫娜这种伤心哭泣的样子，就撫摩着她的肩膀，劝說：“別哭了，小宝贝！你去跟你的未婚夫商量商量；想个法子先跟他結婚，然后再把真情实况告訴老爺、太太。”

但爱倫娜想起嚴厉的家教，覺得多罗累斯指点的办法是行不通的，于是就說：“不，那不叫我羞死嗎！那样媽媽一定会大罵我，爸爸非把我逼死不可。”

“別这么說，孩子。这事你是干錯了，可是天下沒有不可原諒的錯誤啊！”多罗累斯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來寬慰她。

“我不能跟阿尔夫累朵結婚，他是我們家仇人的兒子。做出这种丑事，已經丢了爸媽的臉了，如果再跟仇人的兒子結婚，那一家子的名譽都要扫地了。”爱倫娜內心虽然感到很羞愧，顧慮重重，但她再一想，既然自己已經失身于人了，哭哭啼啼是无补于事的，还是找阿尔夫累朵談談，商量个解决办法才是，因此就对多罗累斯說：“多罗累斯媽媽，那我就跟他談一談吧。你去告訴他，無論如何，要他今晚上來一趟。”

“好吧，我的孩子，要緊的事是得讓他想办法。”

甬道里响起一陣咯咯的皮鞋声，克魯門斯看女兒來了。她進入房里，隨即走到女兒身旁，替她理一理散落在面頰上的头髮，嗔怪地說：“爱倫娜，怎么今天你又沒跟我們在一起吃早飯。”

爱倫娜也不答話，只是把双手掩着面頰低低地抽噎，眼泪順着双頰直淌。

克魯門斯看到这种情景，不由搖搖頭，嘆了一口氣說：“你又在哭啦，我的孩子！不能再这么下去，我們一定得好好談談。”

愛倫娜听了，不由一怔，顫聲地說：“談些什么呢，媽媽？”

克魯門斯却馬上收斂了笑容，嚴肅地說：“都可以談，一个女兒跟母親談話总應該是真誠的。我一眼就能看出你心里有事，不然你怎么会日夜不安呢？”



克魯門斯一面責備，一面觀察女兒的神色。

愛倫娜有些惶恐了，便連忙說：“我已跟你說過我没有什么事。好媽媽，我請求你別再逼我了，我的确是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可是这没有什么关系的。”

克魯門斯悠然地說：“那么說你是病了，最好請个医生來看。……”

愛倫娜听了這話，就神色慌張地說：“啊，請医生！？……我不要医生，无论如何不要。”

克魯門斯見她这种心虛的样子，就斬釘截鐵地說：“一定得

請醫生看看。你性情反常，老是哭，总有个原因。我們一定得治好它。”

“不，我不要，我只希望快点死，只有死了我才能够安心。”爱倫娜覺得不久就要遭到極大的羞耻与詬辱，不由想到死的念头。

克魯門斯听自己的女兒說出了“死”字，心腸一軟，就寬慰說：“我的孩子，为什么想到死？你知道我听了这种不祥的話，多么害怕。等到那一天你有了孩子……”

一听到“有了孩子”這話，爱倫娜就象触着电流似的驚跳起來。她搖撼着她媽媽的身軀，嘶声地喊：“別說了！我求你別說了。我永远不会有孩子，……永远不会……絕對不会……”就这样昏厥了过去。

爱倫娜的“病症”經診斷后，医生也說不出所以然，只是含糊地回答拉腓尔所提出的問題，說：“別再問了，先生，明天檢查后再詳談吧！”

二 黄昏私会

当天晚上，多罗累斯陪着爱倫娜待在通向后門的甬道里，等候阿尔夫累朵。一弯下弦月在云縫里忽隱忽現，照得大地上的建築物，黑影幢幢。夜寒料峭。可是爱倫娜的心境却还要陰冷。她是那么蒼白无力地倚在黑媽媽的胸前；等人的心境，分外焦躁。

阿尔夫累朵終於來了。他推开虛掩的后門，探身進來。他虽然还年青，但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，早耗去了他的青春，顯出未老先衰的迹象，瘦長的身軀有些僵僵。

爱倫娜驚喜万分，赶快趋前一步，攀着他的肩膀，說：“你可來了，阿尔夫累朵。”

“这么晚了，找我干嗎？”阿尔夫累朵的态度異常冷淡。

他的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，使爱倫娜格外着急起来：“唷，阿尔夫累朵！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件事要是被发现了，有多可怕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明白，可是你叫我怎么办呢？”阿尔夫累朵还是以那种冷冰冰的腔调回答。

爱倫娜已经看清面前这个男人的庸懦、浮滑的劣性了，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要你解决这个问题，要你决定该怎么办。”

“你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无论如何别让孩子生出来。”这些不负责任的词句，在阿尔夫累朵就象背熟的台词那么容易出口。

爱倫娜听了，非常忿懣，就严厉斥责道：“住口。这话亏你说得出来，难道你就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吗？”

阿尔夫累朵耸了耸肩膀，摊开两只白得没有血色的手掌，漠然地说：“那你还能怎么办？”

爱倫娜无可奈何，只得委婉地说出黑妈妈提示的办法：“为了我的名誉，也为了你，我可以在圣母面前发誓，愿意跟你……”

不等爱倫娜把话说完，阿尔夫累朵就发出一阵猫笑声，说：“算了吧，别象演戏似的，说话要讲实际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今天说的话好象都不对头。”爱倫娜很惊异。

“我还不是跟以前一样；不过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，而是要解决问题……”

“你说的是我们的问题吗？”爱倫娜带着稚气地询问。

“我们？不。一个男人，看上个女人，他当然要追求，碰上这个女人好追，就追求上了，谁也没有错。”

阿尔夫累朵一派纨绔子弟的轻薄相完全暴露出来了。直把个爱倫娜气得浑身发颤，她一叠声地骂道：“你轻浮！你卑鄙！”

这时克鲁门斯已闻声赶来，阿尔夫累朵慌忙掉转身躯想溜走。爱倫娜眼快，一把扯住他的衣襟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许你走，没有

这样便当，你得跟我母親去說。”

这时克魯門斯已冲到他們跟前。她看見这种情景，气得渾身發抖，忙問：“什么事？爱倫娜，赶快告訴我，这个人是誰？他跟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原諒我，媽媽！这个人，是我的未婚夫。”爱倫娜一說話，手里一松，阿尔夫累朵就乘机掙脫，一溜烟逃出后門去了。

克魯門斯看着这个人揚長而去，更覺得他卑鄙可憎。就恨恨地說道：“这叫什么未婚夫，一看到你的母親，就象个小偷似的溜了。……跟我說，在你爸爸過來以前快說，不然……”

“我求求你，別讓爸爸知道，我全部告訴你，媽媽！我怀孕了。”

克魯門斯听了這話，眼前一陣昏黑，心想：世代受人尊敬的家聲令譽，都要葬送在这个小妮子的丑事里了。

爱倫娜回到房里后，只是一味痛哭。多罗累斯百般劝慰，还是沒有用。她正哭得伤心，突然远远傳來窸窣的皮靴声，多罗累斯就拉拉她的衣袖，說道：“你爸爸來了。”

爱倫娜还來不及揩干眼泪，拉腓尔已來到跟前。他命令多罗累斯走开后，就虎着臉对他女兒說：“你母親已將这樁丢人的事全部告訴我了，可是我不能相信我养大的女兒，那么嚴的家教，会干出叫一家子丢臉的事。現在我來，就是要听你親自坦白你的罪狀。”

“原諒我，爸爸，原諒我吧！”爱倫娜委婉地恳求着。

“我永远不能原諒你，永远不能。把你瞞着你母親的事向我說出來，告訴我那个坏蛋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这时，爱倫娜既羞愧，又惱恨，因而只是說：“是一个流氓。爸爸，別的不能再告訴你了。”

拉腓尔听了，非常惱怒，厉声喝道：“爱倫娜，你要明白，我是控制着自己，我不想动武，快說，快說……”

爱倫娜知道要在这个暴戾的父親面前隱瞞下去是万万不能的了，就怯怯地說出了“阿尔夫果朵”这个名字，接着又嚶嚶地哭泣起來。

拉腓尔听了，就咬牙切齒地說：“这个强盜，这个流氓，我一定宰了他！你現在吃什么苦都还不算苦，要是讓孩子生出來，后头的苦才够你受的呢！”

爱倫娜現在不再是抽搐地哭泣，而是号啕痛哭了。

拉腓尔在屋子里踱來踱去，想了好一会，忽然他停住步，毅然对爱倫娜說：“現在听我說，爱倫娜，我要你知道我的决定，并且要无条件地服从。”他注視了一下爱倫娜，接着宣布：“为了避免全家人都跟你丢臉，絕對不能讓孩子出世。”

爱倫娜“哇”的一声，撲在拉腓尔的怀里，說：“爸爸，你真要我这么做嗎？”

拉腓尔眼望着天花板，冷冷地說：“为了挽救你和我們，只有这个办法。”

爱倫娜听了这話，不覺眼前一陣昏黑。就坚决地說：“不，不，这不行，我不能犯这个罪。”

“沒有你說話的余地；我有懲罰你的权利。”拉腓尔还是那么橫暴而执拗。

爱倫娜对于父親的橫暴，已經忍无可忍，也就高声嚷叫起來：“那你就懲罰我吧！孩子可沒有罪。”

三 荒村別墅

爱倫娜怀孕已久，腹部日益隆起，拉腓尔恐怕家丑外揚，就

決定把她送到鄉下別墅里去分娩。这天，他帶着女兒和多罗累斯，坐了馬車，一路顛簸，傍晚才到鄉村別墅。

这个別墅坐落在荒无人烟的樹林子里，顯得非常凄凉。爱倫娜走進屋內，見屋角布滿蛛網，牆上長了青苔，并感到一股霉蒸气直撲鼻孔。她有些害怕，于是怯怯地問他父親道：“就是這兒嗎？”

“是的。你总不見得还想豪華吧！”

爱倫娜听了爸爸这种冷酷的言語，就倔强地說：“我什么都不要。”

“这对你已經是够寬大的了。直到我改变主意为止，你就住在这里，不許离开这个屋子，而且沒有我的親筆信，無論什么人都不能接近你，跟你說話。現在我走了，到时候我会來的。”拉腓尔說完，就要掉轉身走路。

爱倫娜听見外面只有風声与蛙鳴声，感到非常凄凉，就說：“爸爸，这么冷靜，会叫我發瘋的。”

拉腓尔竟无动于中，还是冷冷地說：“这样，你才知道毀掉自己是什么滋味。”說完掉轉身又要走。

爱倫娜想父母总有爱护子女的心腸的，因此再一次委婉地恳求：“爸爸，你不能就这么走掉了，無論如何我总是你的女兒呀！你沒有什么話要跟我說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，我沒有話跟你說了。”拉腓尔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爱倫娜望着空蕩蕩的屋子，真象掉在冰窖里一般，不由悲悲戚戚地哭道：“我一个人，被遺弃在这个小屋子里了。”

黑媽媽多罗累斯的心里虽然也感到異常凄凉，但她总是設法寬慰爱倫娜：“別这么說，小爱倫娜，虽然你被父母送到這兒來，可你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伴着你啊。”

正在这时，拉腓尔却在布置一切。他对附近的農民布盧諾与瑪賽琳娜鄭重叮囑，要他們照顧爱倫娜，并着重指出：待孩子出世，馬上就來通报。

第二天，爱倫娜仍旧不想飲食。黑媽媽很是着急，就象哄孩子一般，把一頓早餐的色、香、味都描述出來了，可是爱倫娜还是搖着头，不肯吃东西。黑媽媽看到这种情景，就用很鄭重的口气对她說：“啊，我的小爱倫娜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！尤其是現在，你更需要营养；你的孩子快出世了，我不能讓你流產，我要你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。你是她的媽媽，我是这小家伙的黑外婆；他会使这个屋子里充滿快乐。”

爱倫娜听得出神，說道：“全世界只有兩個人來爱他。”

多罗累斯說：“有了你与我，还嫌少嗎？再說，等老爺跟太太來了，准会被这个小家伙迷住，忘記了过去的一切，以后也就沒事啦。”

爱倫娜嘆了口气，心里覺得寬松了些，便接着說：“但願如此。我已經給媽媽寫了信，求她給孩子帶点衣服來；可憐的孩子，連穿的都沒有。”

多罗累斯忙說：“別以为他沒得穿的，这件事我早已有了准备；在家时，我已偷偷地給孩子縫了很多小襯衫、小外衣，就是不大好，你知道我这个黑媽媽是不会做細活的。”

这样閑談着，兩個人不覺都陶醉在一种自我的欣慰中，暫時忘記了目前的境遇。

这天，克魯門斯收到女兒托農民布盧諾送來的信。她拆開信，見上面是这样寫的：“好媽媽，我請求您跟爸爸一塊兒來看看我吧！無論如何，我总是您的女兒。您來的時候，順便給孩子帶些东西來，他什么都沒有。”看过女兒的信后，她不覺一陣鼻酸，有

些回心轉意，就叫布盧諾在客廳里等一等，她回房去整理了一個小包裹。

不巧，這時拉腓爾正從外面回來，他看見布盧諾，以為通風報信來了，因此忙問：“布盧諾，你來干什么？愛倫娜生了嗎？”

“您好，老爺！”布盧諾摘下帽子，一躬到底，囁嚅地說，“哎，老爺，……這些事情，我是不懂的，可是我的老婆說就在這兩天了。”

克魯門斯雖然把包裹藏在背後，但拉腓爾早已看見，就厲聲喝道：“你手里拿的什麼？”

克魯門斯是向來懾服於丈夫威嚴下的一個女人，聽見這麼一喝，心頭亂跳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就結結巴巴地說：“沒，沒有什麼。……愛倫娜給我來了封信，……要我去……要我去看看她。”

“她有什麼要求？你手里拿的是什麼東西？”

克魯門斯覺得再也不能隱瞞，就把小包裹放在桌上說：“給孩子帶兩件衣服。”

拉腓爾一聽，頓時怒不可遏，把小包裹扔在地上，喝道：“這野種什麼也不配有，更不配有你親手做的東西。”一邊用雙腳不住地踩著這個小包裹。

拉腓爾余怒未息，立刻吩咐車夫備車，決定自己看愛倫娜去。一會，他就帶著布盧諾坐上馬車，奔馳在通往鄉村別墅的大路上。

四 一定得弄死他

這時，愛倫娜將要分娩，已開始陣痛，難以挨熬。她的臉漲得緋紅，眼淚象斷了綫的珍珠一般直淌下來。她一邊哭，一邊緊握

着多罗累斯的手，喊着“多罗累斯媽媽”。

多罗累斯扶持着爱倫娜的腰肢，不住寬慰她說：“小爱倫娜，安靜点兒，別害怕，不會出什麼事的。”

爱倫娜非常胆怯，覺得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坐蓐是很危險的。因此屏住一口气，鄭重地托付多罗累斯說：“我請你，替我扶养这个孩子，別讓那些憎恨他的人伤害他。”

多罗累斯替爱倫娜揩拭了一下眼泪，說：“別瞎說了，我的小爱倫娜，你是很健康的，一定平安无事。”

爱倫娜想到前途滿是荊棘，低低地哭着說：“我就是在生产中不死掉，往后的日子也会把我活活郁悶死的。你想，他們会把他搶走，甚至連讓我吻一吻都不允許。”

“別胡思亂想了，小爱倫娜，这样对你不好。”

爱倫娜听得隱隱約約的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她的心头頓時罩上一層暗影，不覺驚叫起來：“是爸爸！”

多罗累斯虽也早已听见，但她的态度还是非常平靜，她拍着爱倫娜的肩膀說：“是啊！別这个样子，你要安靜点。”

爱倫娜如臨大敌一般，非常緊張，再一次叮囑多罗累斯說：“別忘記，保护他……，別讓他們伤害他。”

多罗累斯虔誠地划着十字，对聖母起誓，表示願意担負起这个神聖的义务。她宣誓完畢，整理了一下被褥，对爱倫娜說：“好好躺着，我看看去。”

多罗累斯剛走入甬道，正碰到拉腓尔从外面進來。他一边用手帕揮着衣襟上的灰塵，一边問道：“爱倫娜好嗎？”

“很好，老爺。願上帝跟聖母瑪利亞保佑她。”多罗累斯閃在一旁，躬身答道，“老爺，你瞧着吧，要不了多少时候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就快出世了。”

拉腓尔听了，眉头一縐，說：“这跟我沒有关系，我問的是我

的女兒。”

“原諒我直說，老爺，一個無罪的孩子，總不會得罪您吧！”多羅累斯想在這緊要關頭，盡一切的努力，來爭取拉腓爾的回心轉意。

但拉腓爾厭聽這些嘮叨話，就說：“別跟我扯這些個，愛倫娜到底怎樣了？”

“放心吧，老爺，在這方面我倒挺有經驗。您還記得太太生小愛倫娜的時候，不也是我服侍的嗎？”多羅累斯還是想喚起拉腓爾對愛倫娜的慈愛。

可是多羅累斯的話，反而觸惱了拉腓爾。他說：“她要是那個時候死了，今天倒清靜了。”

“別這麼說，可憐的孩子已經吃了不少的苦了，以後還有苦吃；您呢，總是她的爸爸。”多羅累斯最恨這些咒罵的話語，就為愛倫娜不平起來。

拉腓爾听了，覺得多羅累斯簡直是大逆不道，就喝道：“够了！放肆！你也教訓起我來了。該怎麼辦，我自會吩咐！”

“是，老爺。”

拉腓爾聽到內室里女兒的呻吟聲，知道她即將分娩，就叫布盧諾給他倒杯熱咖啡來，一邊喝，一邊在外面等待着。

多羅累斯進去了不一會，就聽見一陣嬰孩的響亮的哭聲。拉腓爾听了，象是狠瀆了他的尊嚴，他把一顆烟蒂狠狠地往地上一擲，罵道：“這個野種！”

多羅累斯把一切都收拾停當以後，就向拉腓爾來報喜，說道：“老爺，愛倫娜生了，是個男孩，您自己去看看吧，真可愛，真漂亮。”

“閉嘴。愛倫娜她怎麼樣？”

多羅累斯心里原來一團高興，不料被主人這一叱責，象被劈